

祝贺池志强先生八十华诞

魏强、湛立伟、高灿

欣闻池志强院士八十大寿，作为池先生的学生，我们在海外遥祝先生八十华诞。池先生对我们多年的敦敦教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魏强 在我就读上海医科大学药理专业期间，我就久仰池先生在阿片类药物领域研究的成果。八十年代在他主持下的羟甲芬太尼的合成和药理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为我国的阿片类药物研究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毕业实习期间，我有幸争取到在池先生领导的课题组里实习的机会，使我初步了解到神经药理科学研究的奇妙所在，并亲身领会到池先生对该研究领域的敏锐观察，广博学识和对科学的不懈努力，这一切都启发了我后来决定从事神经药理研究的兴趣。

当我有机会在药物所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仍然选择了在池志强院士领导下的阿片受体研究组，进行分子药理的研究。回想起在上海药物所药理二室于周德和教授直接指导下读博士的岁月，我非常感激周教授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同时我也衷心感谢池院士的循循教诲。池老师的人品、学问、胸襟、气质以及惊人的创造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药理二室的研究人员和学生。池院士总是站在科学的最前沿，敏锐地洞察着研究方向。他能够纵观全局，适时地提出对研究工作的独特见解。池老师也特别注意培养青年人才，让年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他总是鼓励年轻人不断探索新的东西，并且给予极大的帮助。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非常非常感激池老师给予我们的帮助和鼓励。

湛立伟 我于1999年9月来到药物所，在周德和教授的门下攻读博士学位。虽不是直接在池先生的指导下工作，但所聆听的池先生的教诲很多。池先生在神经药理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当时我报考药物所的一个动机也是因为有着池先生这样一位院士在领导着药理二室，心想如能与院士在一起朝夕相处，也是平生一大幸事。当时我是从心血管药理研究领域跨到神经药理研究领域，所掌握的神经生物学的知识实为非常有限。在导师周德和教授的帮助下，我逐渐从不熟悉到熟悉。而在此过程中，池先生的帮助也极其巨大。池先生总是平易近人，只要你有问题找他，他总是会抽出时间，与你探讨。在探讨问题之中，你总会发现他的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洞察力。他总能把握本学科领域的世界前沿热点问题，并

提出他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研究中与他的探讨，常常会令你对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因此获得意想不到的灵感。

另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是池先生为实验室的发展操心劳力的一腔热血。他的关于实验室转向及引进新的蛋白质组研究平台的设想，在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努力之下逐渐变为了现实。当他提出他的这个设想时，我非常佩服他的执着和勇气。池先生为这一设想的实施跑上跑下，争取资金和技术支持，着实辛苦了几个月。他获得了所里资金上的支持，又与美国P&G达成了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以池先生近八十岁的高龄，还能这样费尽心力为实验室的发展而呕心沥血，实为我等青年学子学习的楷模。在美国的这两年经历也让我更意识到了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重大作用，它无疑会为发现疾病发生机理中新的蛋白提供极为有利的工具。我为这样一个设想能够实施而欢欣鼓舞。时常与国内师弟师妹通电话而获知这一方面的研究进展很好，有一些新的蛋白分子的发现时，更觉得池先生在研究热点前沿的把握方面的不同凡响。我想这一转变不仅会给实验室的研究水平提升一个档次，而且整个药物所也会在这一新的研究平台上获得更多的药物靶标，从而使药物的开发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美国这两年虽然很少时间与池先生联系，但我经常思念池先生。我趁此机会在远方默默地祝福他，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祝他一切顺利，一切皆好！

高灿 我是2000年春报考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复试的时候，一位白发长者和蔼可亲，对我所做的工作非常感兴趣。事后得知他就是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池志强院士，更令我惊喜的是池先生选中了我做他的学生。

池先生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后到苏联留学获博士学位。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以及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始终把握着本学科领域的世界前沿。我进药物所的时候，正值人类基因组研究进入鼎盛时期，基因序列测定刚刚完成。这时池先生就把目光投向了蛋白质组学研究。蛋白质组学研究是继基因组学研究后的生命科学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因为对生命本质的研究最终还是要研究生命活动的体现者聚蛋白质。但是要想从头建立这样一个技术平台谈何容易，从资金的争取、技术的支持、仪器的购买，无不倾注着池先生的心血。如今药物所的蛋白质组学实验室已初具规模，这一技术平台的建立也将为药物所今后的发展做出贡献。

池先生一贯治学严谨，桃李满天下。他不仅在学业上对我们严格要求，在生活中他更像是一位父亲，和蔼可亲。记得去年四、五月份，我正在准备我的博士论文，而此时正是 SARS 流行高峰，池先生就把他办公室钥匙给了我，让我用他的电脑写论文。后来池先生因冠心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但他在医院里一直关心我的论文进展情况，让我写完一部分就送给他审阅，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三年来，在池先生的教诲下，我在神经科学领域打下了一定基础，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其中一篇投稿国外的论文在池先生八十大寿之际发表，在一定程度上稍稍弥补了不能回沪为导师祝寿的缺憾。

池先生一直致力于实验室的发展，并为实验室的发展出路花费了大量心血。为了学科能更好地发展，几年前他就想从海外招募接班人，他要求作为课题组长，不仅在学问上有一定建树，人品也要好。每次有人应聘，池先生都是忙里忙外，安排他们在所里答辩。期间美国一著名大学的教授来上海之前，池先生就安排我将她的讲稿做好幻灯，并坚持一定要到会议室试放一下，确保无误才放心。答辩完后，又安排我送她回宾馆，最后送她去浦东机场。可见池先生做事认真、严谨，对人才的渴望、尊重。后来，在阿片类药物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刘景根教授来到了我们课题组，池老师终于放心地退到了二线。最近打电话给池老师，听说刘老师入选“百人计划”并喜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课题组更是人才兴旺，科研成果倍出，池先生很是开心。

每次打越洋电话，听到池先生洪亮的声音，爽朗的笑声，总是倍感亲切和欣慰。此时身处异国他乡的寂寞、实验结束后的疲劳一扫而光，眼前浮现的是导师和蔼而坚毅的面容，仿佛时刻鼓励我努力前行，我也时时在心里默默祝愿：祝愿吾师健康长寿，晚年安康！